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第四十八回 還私債巧邀上憲歡 騙公文忍絕良朋義

卻說欽差童子良在南京養了半個月，病亦好了，公事亦查完了總共湊到將近一百萬銀子光景。因見這邊實在無可再籌，只得起身溯江上駛。未曾動身之先，就有安徽派來道員一員、知縣兩員，前來迎迓。及至動身的幾天頭裡，江寧，上元兩縣曉得欽差不坐輪船的，特地封了□幾號大江船，又由長江水師提督派了□幾號炮船沿江護衛。在路早行夜泊，非止一日。有天到得蕪湖，欽差因為沒甚公事，未曾登岸。及至將到安慶省城，文武大小官員一起出境迎接，照例周旋，無庸多述。因安徽省現在這位中丞亦有被參查事件，所以欽差於盤查倉庫，提撥款項之後，只得暫時住下，查辦參案。

原來此時做安徽巡撫的，姓蔣，號愚齋，本貫四川人氏。先做過一任山東巡撫，上年春天才調過來的。由山東調安徽，乃是以繁調簡，蔣中丞心上本來不甚高興。實因其時皖北鳳、毫一帶土匪蠢動，朝廷因為這蔣中丞是軍功出身，前年山東曹州一帶亦是土匪作亂，經蔣中丞派了兵去治服的，所以朝廷特地調他過來，以便剿辦皖北土匪，無非為地擇人之意。蔣中丞接印之後，就派了一位營務處上的道台，姓黃，名保信；一員副將，姓胡，名鸞仁，帶了五營人馬，前去剿辦。稟辭的時候，蔣中丞原面諭他們相機行事，及至到得那裡，他兩個辦不下來，就上了一個稟帖，說土匪如何猖狂，如何利害，請加派幾營兵，以資策應。

（以繁調簡：清代的府、州、知的缺（職位）有繁有簡，分為最要、要、中、簡四等，官員收入有差別，各省之間也有這種區分。山東為「繁缺」，安徽為「簡缺」。）

蔣中丞得稟後，就加派了一員記名總兵，姓蓋，名道運，統率了新練的什麼常備軍、續備軍，又是三四營，前去救應。此番蔣中丞因該匪等膽敢抗拒官軍，異常凶悍，實屬目無法紀，又加了一個札子給他三個，叫他們如遇土匪，迎頭痛剿。畢竟土匪是烏合之眾，那裡禁得起這大隊人馬，不下二個月，土匪也平了，那一帶的村莊也沒有了。問是怎樣沒有的，說是早被他三位架起大炮，轟的沒有了。於是「得勝回朝」。蔣中丞自有一番保奏：胡副將升總兵，蓋總兵升提督，黃道台亦得了什麼「巴圖魯」勇號。正在高興頭上，不提防被御史參上幾本，說他們並不分別良莠，一律剿殺，又說蔣中丞濫保匪上，玩視民命，所以派了童子良查辦的。

蔣中丞未曾調任之前，安徽有一個候補知府，姓刁，名邁彭，歷任三大憲都歡喜他，凡是省裡的紅差使、闊差使，不是總辦，便是提調，都有他一分。然而除掉上司之外，卻沒有一個說他好的。蔣中丞亦早已聞得他的大名。等到接印下來，同司、道談起本省公事，便道：「怎麼我們安徽一省候補道、府如此之多，連個能夠辦事的都沒有？」兩司聽了愕然，各候補道更為失色。蔣中丞歇了一會，又說道：「但凡有個會辦事的，何至於無論什麼差使都少不了刁某人一個呢？就是他能辦事，他一個人到底有多少本事，有多大能耐？一天到晚，忙了東又忙西，就是有兼人之材，恐怕亦辦不了！」各位司、道方才曉得中丞是專指刁某人而言，一齊把心放下。但是大眾聽撫憲如此口氣，知道不妙，就是想要替他說兩句好話也不敢說了。有些窮候補道，永遠不得差使的，心中反為稱快。

等到下來，早有耳報神把這話傳給了刁邁彭了。刁邁彭自從到省□幾年，一直是走慣上風的，從沒有受過這種癩子。初聽這話，還是一鼓作氣的，說道：「明天就上院辭差使，決計不幹了！」親友們大家都勸他忍耐。又有人說：「中丞大約是初到這裡，誤聽人言，再過幾天，同你相處久了，曉得你的本領，自然也要傾倒的。」在外親友勸，在家太太勸，過了兩天，刁邁彭的氣也平了，也不想辭差使了，仍舊謹謹慎慎上他的局子，辦他的公事。卻不料藩台因撫台說他閑話，也不敢過於相信他，三四天後，忽然拿他所兼的差使委了別人兩個，大約還是些挂名不辦事的，正經差使卻沒有動。刁邁彭一見苗頭果然不對，此時一心害怕，惟恐還有甚麼下文，翻過來求藩台，求臬台，替他在撫憲面前說好話，保全他的差使還來不及，亦不說辭差使不幹的話了。

畢竟蔣中丞人尚忠厚，因見兩司代為求情，亦就答應暫時留差，以觀後效。兩司下來，傳諭給刁邁彭，叫他巴結聽差。刁邁彭不但感激涕零，異常出力，並且日夜鑽謀籠絡撫憲的法子，總要叫他以後開不得口才好。心想：「凡是面子上的巴結，人人都做得到的，不必去做。總要曉得撫台內裡的情形，或者有什麼隱事，人家不能知道的，我獨知道；或者他要辦一件事，未曾出口，我先辦到，那時候方能顯得我的本領。但是他做巡撫，我做屬員，平日內裡又無往來，如何能夠曉得他的隱事？」這天，整整躊躇了半夜。回到上房，正待睡覺，忽然有個老媽，因為太太平時很喜歡他，他未免常在主人眼前說同伴壞話。些時忽被同伴說他做賊，並且拿到賊贓，一時賴不過去，太太只得吩咐局裡聽差的勇役，一面看守好了這個老媽，一面去追趕荐頭，說是等到荐頭到來，一齊送到首縣裡去辦。這事從吃晚飯鬧起，一直等到二更多天，荐頭才來。太太正在上房發威，荐頭同老媽直挺挺跪在地下。這個檔口，齊巧刁邁彭踱了進去問其所以，太太又罵荐頭好大的架子，叫了這半天才來。荐頭分辨說道：「實為著撫台大人的三姨太太昨日添了一位小少爺，叫我雇奶媽，早晨送去一個，說是不好，剛才晚上又送去一個，進去之後，又等了好半天，所以誤了太太這裡的差事，只求太太開恩！」

太太聽了這話，心上生氣，說他拿撫台壓我。正待發作，誰知刁邁彭早聽的明明白白，忽然意有所觸，又見老媽年紀尚輕，甚是潔淨。刁邁彭便心生一計，連向太太搖手，叫他不要追問。太太摸不著頭腦。刁邁彭急走上前，附耳說了兩句，太太明白，果然就不響了。刁邁彭忙叫荐頭起來，向他說道：「『知人知面不知心』，你們做荐頭的人也管不了這許多，荐來的人做賊，是怪不得你的。不過是你的來手，卻不能不同你言語一聲。剛才太太因為你來得晚了生氣，如今把話說明，就沒有你的事了。」

荐頭正為太太說就要拿他當窩家辦，嚇得心上□五個吊桶七上八落。如今見刁大人這番說話，不但轉愁為喜，立刻爬在地下替大人、太太磕了幾個響頭。回轉身來，就把那偷東西的老媽打了兩下巴掌，又著實拿他埋怨了幾句。刁邁彭又道：「這個人我本是要送他到縣裡重辦的，只為到得縣裡，一定要追及荐頭人，於你亦有不便。我如今索性拿他交代與你帶去，只要把偷的東西拿回來，看你面上，饒他這一遭，等他以後別處好吃飯。」那老媽聽了，自然也是感激的了不得，亦磕了幾個頭，跟了荐頭，千恩萬謝而去。

第二天刁太太這裡仍舊由原荐頭荐了個人來。刁邁彭有意籠絡這荐頭，便同他問長問短，故意找些話出來搭訕著同他講。後來荐頭來得多了，刁邁彭同他熟慣了，甚至無話不談。有天刁邁彭問他：「撫台衙門裡，你可常去？」荐頭道：「現在在院上用的老媽一大半是我荐得去的。」刁邁彭道：「有甚麼伶俐點的人沒有？」荐頭道：「可是太太跟前要添人？」刁邁彭道：「不是。現在沒有這樣伶俐人，也不必說；等到有了，你告訴我，我自有用他的去處，並且於你也有好處的。」荐頭道：「可惜一個人，大人公門裡若能再叫他進來了，這個人倒是很聰明的，而且人也乾淨，模樣兒也好，心也細，有什麼事情托他，是再不會錯的。」

刁邁彭忙問：「是誰？」又問：「我這裡為什麼不能再來？」荐頭道：「就是前個月裡人家冤枉他做賊攆掉的那個王媽。大人明鑒；人家說他做賊，是冤枉的；同伙裡和他不對，所以說他做賊，無非想害他的意思。」刁邁彭道：「這個人很不錯，太太本來也很喜歡他。不過同伙當中都同他不對，因此我這裡他站不住腳，所以太太亦只好讓他走了乾淨。至於做賊的一件事，我也曉得冤枉的，所以當時我並不追問。」荐頭道：「大人、太太待他的恩典，他有什麼不知道！」刁邁彭道：「知道就好，可見得就不是個糊涂人。如今又是你的保舉，我現在就用他亦可以。」荐頭道：「他出去之後，我又荐他到南街高道台翁館裡去。劉道台是一直沒有當過什麼差使的，公館裡沒有出息，聽說老媽的工錢都是付不出的。所以王媽雖然去了，並不願意在他家，鬧著要出來。既然大人要他，我回去就帶信給他，仍舊叫他到這裡來伺候大人同太太就是了。」

刁邁彭道：「錢歸我出，而且還可以多給他些好處。但是這個人並不是要他來伺候我，亦不是要他來伺候我們太太。要他去伺候一個人，伺候好了，我還重重有賞，連你都有好處的。」荐頭聽了，還當是刁大人有甚麼外室，瞞住了太太；因是熟慣了，便湊前一步，附耳問道：「可是去伺候姨太太？」刁邁彭連連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你不要亂猜。」荐頭道：「這個我可猜不著了，

到底去伺候誰，請大人吩咐了罷。」刁邁彭道：「現在離年不多幾天了，我還要消停兩天，今日不同你說，等你回家猜兩天，猜不著，等我過了年再告訴你。」荐頭無奈，只得回去。

正是光陰似箭，轉眼又是新年了。這天是大年初五，那荐頭急急忙忙趕到刁公館裡給大人、太太叩喜。齊巧太太被一位要好的同寅內眷邀去吃年酒去了，只有刁邁彭在家。荐頭便問：「大人去年所說的那年樁事情，可把我悶壞了。今日請大人吩咐了罷。」刁邁彭說道：「你不要著急，我本來今天就要告訴你的，總而言之，這件事你能替我辦成，我老爺的升官，連你的發財，統通都在裡頭。」荐頭聽了，直喜得眉花眼笑，嘴都合不攏來。

刁邁彭正要望下說時，恰巧管家頭戴大帽子，拿了封信進來，說是：「老爺的喜信來了。」刁邁彭聽了，不覺陡然楞了一楞，於是把話頭打住。原來上年刁邁彭曾經托京裡一個朋友謀幹一事情。這個管家乃是刁邁彭的心腹，曉是此事，所以今天接著了這封京信，以為必定是那件事的回信來了。及至刁邁彭拆開看過之後，才知不是，於是擱在一邊。

管家退去，刁邁彭方才說道：「我托你不為別的，為的你常常荐人到撫台衙門裡去，就是上回歇掉的那個王媽，我看這人還伶俐，我想托你拿他荐到撫台衙門裡去。我這裡有四兩銀子，二兩送你吃杯茶，那二兩你替我給了王媽。你可曉得我托你把他荐了進去，所為何事？專為叫他在裡頭做一個小耳朵。凡是撫台大人有什麼事情，都來告訴我，就是沒有事情或是大人說些什麼閑話，一天到晚做些什麼事情，只要是他知道的，都可以來告訴我。我公館裡他不便來，他可送信給你，由你再傳給我。但是至多三天總得報一次。這件事情辦成，我還要重重的謝你。以後若是王媽他家裡缺什麼錢用，你告訴我，都由我這裡給他。」

那荐頭聽了刁邁彭的一番話，沉吟了一回，回說：「這人現在已不在劉公館了，另外找一個人家，聽說出息很好。等我去挖挖看。大人賞他的銀子，我帶了去。這個請大人收了回去，我們怎好無功受祿呢。」刁邁彭道：「這一點點算不得什麼。你也不必客氣，將來我還要補報你的。」荐頭見刁邁彭執意要他收，他亦樂得享用，於是千恩萬謝，揣了銀子而去。走出宅門，刁邁彭又拿他喊住，問道：「你拿他送進去給那一個？倘若送到不相干人的眼前，那是沒用的。」荐頭道：「現在是二姨太太拿權，我自然拿他送到二姨太太跟前，大人放心就是了。」刁邁彭見他說話在行，也自放心。

果然那荐頭回去找到王媽，交代他兩銀子，把刁邁彭的一番盛意說知，並說以後還有周濟他。王媽自然歡喜。本來他此時在劉公館裡出來，正待找主，有了這個機會，隨即一口答應。齊巧院上傳出話來，二姨太太房裡要雇個老媽，又要乾淨，又要能幹。荐頭得信，便把這王媽荐了進去。試了兩天工，居然甚合二姨太太之意。當時荐頭先把進去情形稟報過刁邁彭。過了兩天，王媽傳出話來，無非撫台大人昨日歡喜，今天生氣的一派話，並沒有甚麼大事情。以後或三天一報，或兩天一報，都是些不要緊的，甚至撫台大人同姨太太說笑的話也說了出來。刁邁彭聽了，不過付之一笑。只有一次是二姨太太過生日，別人都不曉得，只有他厚厚的送了一份禮。雖然撫憲大人有命賞謝，未曾賞收。然而從此以後，似乎覺得有了他這個人放在心上，便不像先前那樣的犯惡他了。以後又有兩件事情被他得了風聲，都搶了先去，不用細述。

單說有天王媽又出來報說，說是撫台大人這兩天很有些愁眉不展。聽得二姨太太講起，說他老人家前年上京陛見的時候，借了一家錢莊上一萬二千銀子，前後已還過五千，還短七千。現在這個人生意不好，店亦倒了，派了人來逼這七千銀子。這位大人一向是一清如水的。現在這個來討帳的人，就住在院東一客棧裡面。大人想要不還他，似乎對不住人家，而且聲名也不好聽，倘若是還他，一時又不湊手，因此甚覺為難。刁邁彭聽在肚裡，等到王媽去後，便獨自一個踱到街上，尋到院東幾客棧，一家家訪問，有無北京下來的人。等到問著了，又問這人名姓；問他到此之後，可是常常到院上去的，並他來往的是些什麼人，都打聽清楚。刁邁彭是在安慶住久的，人頭既熟，便找到這人的熟人，托他請這人吃飯，他卻自己作陪。席面上故意說這位撫台手裡如何有錢，如叫那人聽了回去，逼的更凶。過了一天，果然王媽又來報，說大人這兩天不知為著何事，心上不快活，一天到夜罵人，飯亦吃不下去。

刁邁彭聽了歡喜，心想道：「時候到了。」便打了一張七千兩的票子，又另外打了一百兩的票子，帶在身上，去到棧房，找那個討帳的說話。幸喜幾天頭裡在台面上同那人早已混熟了，彼此來往過多次，那人亦曾把討帳的話告訴過刁邁彭。刁邁彭立刻拍著胸脯，說道：「我們這位老憲台是有錢的，不應如此苛刻。你只管天天去討，將來實在討不著，等我進去同他帳房老夫子說，划還給你就是了。」果然那人次日進去，逼的更緊。撫台不便親自出來會他，都是官親表侄少爺出來同他支吾。有時或竟在門房裡一坐半天，弄得個撫台難為情的了不得，而又奈何他不得。想要同下屬商量，又難於啟齒。正在急的時候，忽然一連三天，不見那人前來。合衙門的人都為詫異，派個人到他住的棧房裡打聽打聽，說是已經回京去了。棧房裡的人還說：「這人本是專為取一筆銀子來的，如今人家銀子已經還了他，還住在這裡做什麼呢。」出來打聽的人回去，把這話稟報上去，弄得個撫台更是滿腹狐疑，想不出其中緣故。

原來刁邁彭自從王媽送信之後，他袖了銀票，一直徑到棧房，找到那人，自己裝做是撫台帳房裡托出來做說客的，起先止允還一半，那人不肯，然後講到讓去利錢，那人方才肯了。叫他取出字據，銀契兩交，一刀割斷。然後又把那一張一百兩的票子取出，作為撫台送的盤川。那人自是感激。又叫他寫了一張謝帖。那人次日便動身回京而去。刁邁彭把筆據謝帖帶了回家，心上盤算：「銀子已代還了，撫台的面子亦有了，怎麼想個法子，叫撫台曉得是我替他還的才好。」意思想托個人去通知他，恐怕他不認，亦屬徒然，若是自己去當面去同他講，更恐怕把他說臊了，反為不美。而且這字據又不便公然送還他。躊躇了好兩天，才想出一個法子。當天足足忙了半夜。

諸事停當，次日飯後上院。這幾天撫台正為要帳的人忽然走了，心上甚是疑惑不定。見他獨自一個來稟見，原本不想見他，後來說是有事面回，方才見的。進去之後，敷衍了幾句，並不提及公事。等到撫台問他，刁邁彭方才從從容容的從袖筒管裡取出一個手折，雙手送給撫台，口稱：「大人上次命卑府抄的各局所的節略，凡是卑府所當過的差使，這上頭一齊有了。此外卑府沒有當過的，不曉得其中情形，不敢亂寫。」

撫台聽了，一時記不清楚自己從前到底有過這話沒有，隨手接了過來，往茶幾上一擱，道：「等兄弟慢慢的看。」刁邁彭道：「這後頭還有卑府新擬的兩條條陳，要請大人教訓。」撫台聽說有條陳，不得不打開來，一頁一頁的翻看。大略的看了一遍：前面所敘的，無非是他歷來當的差使，如何興利，如何除弊的一派話。後頭果然又附了兩條條陳，一條用人，一條理財，卻都是老生常談，看不出什麼好處。撫台正在看得不耐煩，忽地手折裡面夾著兩張紙頭，上面都寫著有字，一張是八行書信紙寫的，一張是紅紙寫的，急展開一半來一看，原來那張信紙寫的不是別樣，正是他老人家自己欠人家銀子的字據，那一張就是來討銀子的那個人的謝帖。再看欠據上，卻早已寫明「收清」塗銷了。撫台看了，當時不覺呆了一呆，隨時心上亦就明白過來，連手折，連字據，連謝帖，卷了一卷，攢在手裡，說了聲：「兄弟都曉得了，過天再談罷。」說完，端茶送客。

且說撫台蔣中丞送客之後，袖了那卷東西，回到簽押房裡，打開來仔仔細細的看了一回，的確是那張原據七千多銀子，連利錢足足一萬開外。」如此一筆巨款，他竟替我還掉，可為難得！但是思想不出，他是怎麼曉得的，真正不解！」接著又看那張謝帖，寫明白「收到一百銀子川資」的話，心想：「他這又何苦呢！正項之外，還要多帖一百銀子。」仔細一想，明白了：「這是他明明替我做臉的意思。這人真有能耐，真想得到，倒看他不出！從前這人我還要撤他的，如今看來，倒是一個真能辦事的人，以後倒要補補他的情才好。」跟手又把他那個手折翻出來，自頭至尾，看了一遍。雖然不多幾句話，然而簡潔老當，有條不紊，的確是個老公事。再看那兩條條陳，亦覺得語多中肯。」在候補當中，竟要算個出色人員！」盤算了一會，回到上房。

接著吃晚飯。二姨太太陪著吃飯，正議論到那個要帳的走的奇怪。蔣中丞連忙接口道：「我正要告訴你們，這銀子竟有人替我代還了。」二姨太太聽了詫異，忙問：「是誰還的？」蔣中丞便一五一一的統通告訴了他。又說：「刁某人是個候補知府，現在當的是什麼差使。此時，齊巧王媽站在二姨太太身旁，伺候添飯，他心上是明白的，忙插嘴道：「這位老爺我伺候過他，他的光景我是知道的，雖然當了這幾年差使，還是窮的當當，手裡一個錢都沒有，那裡來的這一萬銀子呢？要不是他罷？」蔣中丞道：

「的確是他。他當的都是好差使，還怕沒錢，頭兩萬銀子，算來難不倒他。」王媽道：「這位老爺的確沒有錢。我伺候過他的太太一年多，還有什麼不曉得的。他的太太亦時常同我們說：『這些差使給了我們這位老爺，真正冤枉呢！除掉幾兩薪水之外，外快一個不要，這兩年把我的嫁裝都賠完了，再過兩年就支不往了。這些差使若是委在別人身上，少說有五六萬銀子的財好發。』」

蔣中丞聽了疑惑道：「他既然沒得錢，怎麼能夠替我還帳呢？」王媽道：「這位老爺錢雖不要，然而手筆很大，一千、八百的常常幫人，自己沒有錢，外頭拖虧空。所以他身上聽說有毛五萬銀子的虧空，如今這筆錢，想來又是什麼莊上拉來的。有幾個差使在身上罩住，那裡總還拉得動，但怕將來沒了差使，不曉得拿什麼還人家呢。」蔣中丞聽了，心上盤算道：「據他這樣說來，真正是個好人了。」

（毛：約計。）

從此以後，蔣中丞便拿他另眼看待，又委他做了本衙門的總文案，沒有事情，都可以穿了便服一直到簽押房裡同撫台談天的。此時刁大人的聲光竟比蔣中丞未到任之前還好。人家看了，都為奇怪，齊說：「某人做官真有本事，無論什麼撫台來，一個好一個。」總猜不出是個什麼訣竅。

又過了一個月，童欽差要來的話早已宣布開了，所有當銀錢差使的人，一齊捏著一把汗，刁邁彭更不必說。還算他有才具，只在暗地裡布置，外面卻絲毫不肯矜張。等到欽差到了安慶住下，叫他們造報銷，他早已派人在南京抄到人家報銷的底子，怎樣欽差就賞識，怎樣欽差就批駁，他都了然於心，預備停當。等到這裡欽差才吩咐下來，他第二天就把冊子呈了上去，又快又清楚，合了欽差的心。欽差看了大喜，一連傳見過三次，所說的話，又甚對欽差的脾胃。以後通省各局所的冊子都造好送了上來，欽差看了，有好有歹，然而總不及刁邁彭的好。因此欽差很賞識他，同蔣撫台說，要上折子保舉他。撫台是承過他的情的，豈有不贊成之理。這是後話不題。

且說欽差童子良因奉朝廷命查辦蔣撫台「誤剿良民，濫保匪人」一案，案情重大，所以到了安慶之後，聲色不動，早派了兩個心腹，前往鳳、毫一帶密查。等到這裡司庫局所盤查停當，先前委去查事的人亦已回來了，徑同御史參的話絲毫不錯。欽差便行文撫台，叫他把記名提督蓋道運、候補道黃保信、候補總兵胡鸞仁三員，先行摘去頂戴，有缺撤任，有差撤委，一齊先交首府看管，聽候嚴參，歸案審辦。這事一出，大家又嚇毛了。

先前蔣撫台也聽見風聲不好，便有人送信給他說，為的就是上年皖北剿匪一案。蔣撫台說：「我有地方官奏報為憑，所以才發兵的。至於派出的人誤剿良民，這個我坐在省城裡，離著一千多里路，我怎麼會曉得呢。這個須問他們帶兵的，其過並不在我。」又有人把話傳給了蓋道運等三個，說：「看上去撫台不肯幫忙。」蓋道運道：「我們是奉公差遣，他不叫我們去殺人，我們就能夠亂殺人嗎。這件事是他叫我們如此做的。欽差問起來，我有他的札子為憑，咱不怕！」說完，便把札子取了出來，給大眾瞧了一瞧，仍舊拽在身上，又說一聲「這是咱的真憑據」！黃保信、胡鸞仁兩個聽他如此一說，亦各各把心放下。隨後又有人把蓋道運的話告訴了蔣撫台。蔣撫台一聽大驚，便把札子的原稿吊出查看，覺得所說得話雖然過火，尚無大礙，惟獨後頭有一句是叫他們「迎頭痛剿」。看到這裡，不覺把桌子一拍，道：「完了！這是我的指使了！」深悔當初自己沒有站定腳步，如今反被他們拿住了把柄，自己惱悔的了不得，然而又是一籌莫展。曉得刁邁彭見識廣，才情極大；況且這些屬員當中，亦只有同他知己；於是請了他來，密商這件事如何辦法。

這件事刁邁彭是早已知道了的。三人之中，黃保信黃道台還同他是把兄弟。依理，老把兄遭了事情，現在首府看管，做把弟人就該應進去瞧瞧他，上司跟前能夠盡辦的地方，替他幫點忙才是。無奈這位刁邁彭一聽撫台有卸罪於他三人身上的意思，將來他三人的罪名，重則殺頭，輕則出口，斷無輕恕之理，因此就把前頭交情一筆勾銷，見了撫台，絕口不提一字，免得撫台心上生疑，這正是他做能員的秘訣。

此時，撫台傳見，正為商議這件事情。他便迎合意，說他三有如何荒唐，「極該拿他三人重辦，一來塞御史之口，二來卸大人的干係。倘若大人再要回護他三人，將來一定兩敗俱傷，於大人反為無益。」蔣撫台聽了，雖甚以他話為然，但是因為前頭自己實實在在下過一個札子，叫他們迎頭痛剿，如今把柄落在他們手裡，欽差提審起來，他們一定要把這個札子呈上去的，豈不是一應干係都在自己身上，他們罪名反可減輕。因把詳細情節告訴了刁邁彭，問他如何是好。

刁邁彭至此也不免低頭沉吟了一回，問撫台要了那個札子底稿，揣摹了半天，便道：「法子是有，但是光卑府一個人做不來，還得找一個蓋某人的朋友，肯替大帥出力的，做個連手才好。」蔣撫台默默無語。後來還是刁邁彭想起武巡捕當中有一個名字叫做范顏清的，這人同蓋道運本是郎舅。後來為了借錢不遂，早已不大來往的了。「如今找他做個幫手，這事或者成功。」蔣撫台一聽這話，連忙站起身來，朝著刁邁彭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兄弟的身家性命，一齊在老哥身上。千萬費心！一切拜托！」刁邁彭道：「卑府有一分心，盡一分力就是了。」就罷，退下。

刁邁彭也不及回公館，便去找著范顏清，先探他口氣，同他說：「想不以令親出此意外之事！」范顏清道：「我們是至親，不是我背後說，他也過於得意了。」刁邁彭一聽口音很對，便說：「你們是至親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只應該幫幫他的忙才是。你是常在老師身邊的人，總望你替他說句好話才好。今日連你都如此說他，他還有活命嗎？」范顏清道：「卑職的事情，瞞不過你大人的明鑒。常言道：『至親莫如郎舅。』他是提鎮，卑職是千、把，說起來只有他提拔卑職的了，誰知倒是一點好處沾不到的。即如去年他平了土匪回來，隨折呢，本來不敢妄想，只求他大案裡帶個名字，就算我至親沾他這點光，也在情理之內。那曉得弄到後來竟是一場空，倒是些不三不四的一齊保舉了出來。所以如今卑職也看穿了，決計不去求他。卑職同他親雖親，究竟隔著一層。如今連他們的姑太太也不同他來往了，這可是同他一個娘肚裡爬出來的，尚且如此，更怪不得別人了。」刁邁彭一聽范顏清的話很有餘可乘，便把他拉到裡間房裡，同他咕唧了好一會，把撫台所托的事情，以及拉他幫忙的話，並如何擺布他三個法子，密密的商量了半天。范顏清果然滿口答應：「情願拚著斷了這門親戚報效老師，只求事成之後，求大人在老師面前好言吹噓，求老師的栽培就是了。」刁邁彭亦滿口答應。

二人計議已定。好個刁邁彭，回到公館，立刻叫廚子做了兩席酒，叫人挑著送到首府裡。一席說是自己送給黃大人的，那一席又換了兩個抬了進去，說是院上武巡捕范老爺送給他舅爺蓋大人的。隨後又見他二人不約而同，一齊來到首府，找了首府陪著他，一個看朋友，一個看親戚。首府一見他二人都是撫台的紅人，焉有不領他進去之理。

蓋道運見了范顏清，雖然平時同他不對，如今自己是落難的人，他送了吃的，又親自來瞧，總算有情分的了，不得不拿他當做親人，同他訴了一番苦，又問姑太太的好。范顏清同他敷衍了幾句，又把刁邁彭引了過來，彼此相見。刁邁彭先見老把兄，自然另有一番替他抱屈的話，說得黃保信感激他，直拿他當做親兄弟一般看待。及至見了蓋道運，又是義形於色的說了一大泡。蓋道運是個武家伙，更加容易哄騙，亦當他是真好人，便說撫台如何想卸罪於他三人身上：「現在我有撫台札子為憑，欽差提審，我是要呈上去的。」刁邁彭亦竭力叫他吧把札子收好，不但保得性命，而且保得前程。蓋道運自然佩服他的話。四個人又談了半天，他二人方才辭別而出。

第二天，范顏清說院上事忙，止有刁邁彭一個又到首府裡看他二人，說的話無非同昨天一樣。刁邁彭回到院上，同蔣撫台說「時候到了。再不辦，欽差要提人審問，就來不及了。」當夜，刁邁彭就住在院上簽押房裡，足足忙了半夜。第三天午前，又去瞧蓋道運，說是：「剛從院上下來，聽得說你三位的風聲不好。」蓋道運道：「無論如何，我有中丞這個憑據，總不會殺頭的。」刁邁彭道：「你別這樣講，他們做文官的心眼子總比你多兩個，你那裡是他對手。你姑且把札子拿出來，等我替你看看還有什麼拿住他的把柄地方沒有。」頭兩天蓋道運聽了黃保信的話，說我們這位把弟如何能幹，如何在行，所以一聽他言，登時就要請教。齊巧黃保信這時也陪了過來，亦催道運把札子拿出來，給某人瞧瞧還有什麼可以規避的方法。」蓋道運不加思索，忙從懷裡取出那角公

事，雙手送上。

刁邁清剛正接到手中，忽然范顏清又從外面進來，拿個蓋道運一把拉到對過房裡說話。大家曉得他是院上來的，一定是得了什麼風聲了，蓋道運不由得跟了過去。黃保信同胡鸞仁各各驚疑不定。刁邁彭將計就計，亦說：「范某人到這裡，一定有什麼話說，你二人姑且跟過去聽聽看。」他倆被這一句提醒，果然一齊走了過去，此時刁邁彭見房內無人，急急從袖筒裡把昨夜所改好的一個札子取了出來，替他換上。那邊范顏清故意做得鬼鬼祟祟的，說是：「今天在院上，聽見老師同兩司談起你老舅的事情，大約無甚要緊。老師總得想法子出脫你們三位的罪名，可以保全自己。」

蓋道運聽了如此一講，又把心略略放下，忙說道：「果其如此，還像個人。」范顏清又故意多坐了一回，約摸刁邁彭手腳已經做好，條地取出表來一看，說一聲：「不好了！誤了差了！」連忙起身告辭；又走過來喊了一聲：「刁大人，我們同走罷。老師叫你起的那個稿子，今兒早上還催過兩遍，你交代上去沒有？」刁邁彭亦故作一驚道：「真的！我忘記了！我們同走，回來再來。」說完出來，便把札子連封套交代了蓋道運，彼此拱拱手，同了范顏清揚揚而去。這裡蓋道運還算細心，拉開封套瞧了一瞧，見札子依然在內，仍舊往身上一拽，行所無事。

且說童子良此番來到安徽籌款，沒有籌得什麼，安徽又是苦省分，撫台應酬的也不能如願，所以這事既已查到實在，就想徹底究辦。先叫帶來的司員擬定折稿，請旨把蓋道運等三個先行革職，歸案審辦。這是欽差在行轅裡做的事，撫台在外頭雖然得了風聲，然而無法彌補。偏偏又是刁邁彭因蒙欽差賞識，便天天到欽差行轅裡去獻殷勤，不但欽差歡喜他，連欽差的隨員跟人沒有一個不同他要好的，拜把子，送東西，應有盡有，所以弄得異常連絡。等到欽差參了出去，他得了風聲，又去化錢給欽差隨員，托他們把折子的稿子抄了出來。大眾以為折已拜發，無可挽回，落得責他幾文。那曉得他稿子到手，立刻送到撫台跟前。

蔣撫台見上頭參的很凶，倘若認真的辦起來，不但自己功名不保，而且還防有餘罪，急同刁邁彭商量辦法。刁邁彭道：「只要欽差的這個底子到了我們手裡，卑府就有法子想了。」蔣撫台急欲請教。刁邁彭道：「要大人先下手奏出去，便可無事。」蔣撫台道：「欽差的折子昨兒已經拜發，我們怎麼趕到他的頭裡呢？」刁邁彭道：「這有什麼難的。欽差折子是按站走的，我們給他一個『六百裡加緊』，將來總是我們的先到。他三個的罪名橫豎是脫不掉的，如今札子已經換到，他們沒有把柄，就冤枉他們一次，還怕什麼。現在只請大人先把這事奏參出去，只把罪名卸在他三個身上，自己亦不可推得□二分乾淨，失察處分必須自行檢舉的。如此一來，我們的折子先到京，皇上先看見，欽差的折子隨後趕到，就是再說得利害些，也就無用了。」

（六百裡加緊：緊急文書，每日限定必須走六百裡。）

蔣撫台聽他說話甚是有理，立刻照辦，仔仔細細擬了一個折子，請將蓋道運三個革職嚴懲，自己亦自請議處。當天把折子寫好拜發，由驛站六百裡加緊遞到京城，果然比欽差的折子早到得好幾天。上頭批了下來：「蓋道運三個一齊充發軍台，效力贖罪，巡撫蔣某交部議處。」旋經部議得「降三級調用」。虧得自己軍機裡有照應，求了上頭，改了個「革職留任」，仍舊還做他的撫台。

（軍台：設於西北邊這地方的驛站。犯罪官員如發往軍台，每月得繳納台費，三年期滿，得到批准，可釋放回來。）

上諭下來的那天，蓋道運氣憤憤的不服，說：「我們是按照撫台的札子辦事的，為什麼要辦我們的罪？」一定吵著，要首府上去替他伸冤。首府問他有什麼憑據。他就把札子掏了出來，摔到首府面前，說：「老兄請看！這不是他叫我們『迎頭痛剿』的嗎？怎麼如今全推在我們身上呢？」首府接過來一看，只有叫他們「相機剿辦」的字眼，並沒有許他「迎頭痛」的字眼，便把這話告訴了他，又把字義講給他聽。蓋道運還不明白。畢竟黃保信是文官，猜出其中的原故，一定是那天被刁邁彭偷換了去。把話說明，於是一齊痛罵刁邁彭，已經來不及了。後來欽差那面見朝廷先有旨意，亦道是蔣某人自己先行出奏，卻不曉得全是刁邁彭一個人串的鬼戲。後來刁邁彭在安徽做官，因此甚為得法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